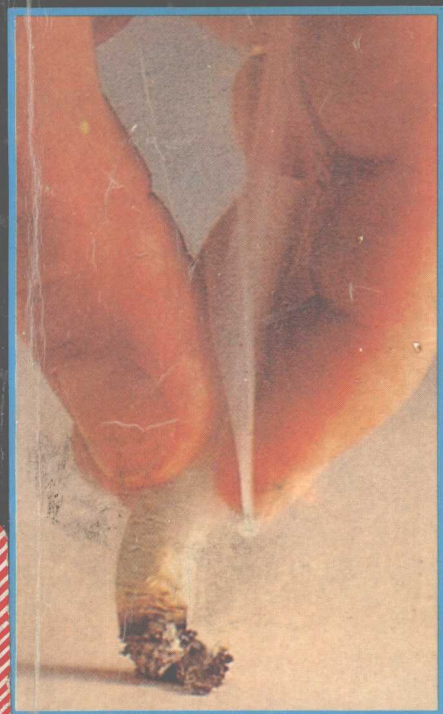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林语堂著



红牡丹

 华龄出版社

红 牡 丹

林语堂 著

华龄出版社

一九九五年四月·北京

〔京〕新登字 068 号

图字:01-95-06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牡丹/林语堂著.-北京:华龄出版社,1995.2
ISBN 7-80082-578-7

I. 红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近代
N. I246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00746 号

红牡丹

作 者: 林语堂

责任编辑: 布荣豪

封面设计: 邢晓斌

出版发行: 华龄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 3 号

邮政编码: 100034

印 刷: 人民卫生出版社胶印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字 数: 255(千)

印 张: 12

印 数: 12 001—16 000 册

版 次: 199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1996 年 4 月第 2 次

ISBN7-80082-578-7/I·53

定 价: 12.50 元

授权者: 林语堂先生之女林太乙女士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出版者的话

本书是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旅居美国时写成的长篇小说之一。作品最初于1961年由美国克利夫兰世界出版公司出版。现据林语堂先生之女林太乙女士提供的版本原样推出，以飨广大读者。

清末，年轻貌美的牡丹在父母“硬生生安排”的丈夫死后，巧遇同宗“翰林”梁孟嘉，两人一见钟情，于是施计邀妹妹茉莉共同生活在一起。虽然牡丹告别了灰暗的过去，但偷鸡摸狗似的同居生活，又令她苦恼万分，她再次陷入了痛苦的深渊。此时，老实健壮、风趣幽默的拳师傅南德于偶然间闯入了她的生活，她的感情世界掀起了一层涟漪，在她彷徨之际，好友白蕤来信告知昔日初恋情人金祝病重。爱情的魔力使她毅然决定回到金祝身边。但金祝无论如何不可饶恕她所做的一切，断然拒绝她的照顾，直至病逝。悔之深，悲之切。牡丹在金祝遗体的告别仪式中，忘却了自己的身份，当众冲到灵前，泣声不止，此举惊呆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文人们不甘寂寞纷纷撰文，或褒或贬，洋洋洒洒飞遍了整个杭州城。牡丹因此而名声大噪，荣获“红牡丹”之称号。与此同时，她结识了杭州著名诗人、画家安德年，志趣的相投、情感的交流使得牡丹再一次陷于爱的漩涡……牡丹尤如一艘飘浮的小船，苦苦寻找，却始终找寻不到航行的标。直至她因前夫私盐案牵连被绑架，孟嘉设法营救之后，她才彻悟此生应该有个归宿，在慎重的抉择之后，她选定了傅南德作为此生的伴侣。

林语堂笔下的牡丹，感情世界几经变化，但她始终不乏拥有一颗真挚的爱心，她蔑视封建理教的束缚，大胆追求美好的爱情，从这一点来看，应该给予肯定。但其间因为牡丹自身性格的原因，



在反叛中有了一些放纵与轻浮的心理与举动，她甚至在投奔昔日恋人的途中，与一位邂逅相遇的年轻大学生发生了性关系。这样看来，又似乎应该给予否定与鄙视。正是这种双重特点的再现，造就了牡丹这一形象更容易被人接受与理解。

《红牡丹》虽然是一部描写爱情的小说，但它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言情小说。作者将所塑造的牡丹、孟嘉、金祝、茉莉等人物形象均置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，把自己对社会、对人生、对爱情的感悟隐含于其间，依据人物的不同性格来安排其抉择和结局。牡丹反反复复、曲折坎坷，她的阻力既有社会方面的因素，也有自身性格的因素，封建习俗的桎梏使她选择了毫无感情的费延炎作为丈夫。但她的个性又决定她不甘于此，于是，她千方百计寻找真爱。在理想与现实面前，她一次次地碰壁……作者深深理解她追求的勇敢与艰难，所以，最终编排其难以实现的这样一个结局，以留待读者去深思。林语堂先生创造的牡丹这一文学形象，以其至深的文学功底和对社会的深切感悟，使其不同于一般的言情小说，牡丹这一独特、鲜明的人物形象也因此耀眼于文坛之林。

华龄出版社精品畅销书提示

- 商道即人道 (日本·山本五十岚) 19.80 元
- 机智雄辩术——舌战攻防致胜窍门 (思 勤) 14.40 元
- 忧患感悟——人生杂咏 200 论 (区化吉) 9.80 元
- 听听忠告——人生智囊 200 则 (思 勤) 9.80 元
- 愚人心语——人生狭义面面观 (林蔚人) 9.80 元
- 青年之四个大梦 (台湾·吴静吉) 9.00 元
- 困惑三部曲 (台湾·吴静吉) 7.90 元
- 中国四大美女传记文学丛书—霓梦(西 施) (金斯顿) 14.50 元
- 中国四大美女传记文学丛书—色影(貂 蝉) (金斯顿) 15.00 元
- 中国四大美女传记文学丛书—飞艳(王昭君) (金斯顿) 15.50 元
- 中国四大美女传记文学丛书—媚魂(杨玉环) (金斯顿) 15.00 元
- 顾仲安宋词精选五体钢笔字贴 (顾仲安) 12.80 元
- 顾仲安唐诗精选五体钢笔字贴 (顾仲安) 12.80 元
- 中小学生世界科学通 (刘以林) 60.00 元
- 小博士优秀日记精选 (卢旺春 田阳) 8.50 元
- 小博士优秀书信精选 (卢旺春 田阳) 8.50 元
- 商贸公关英语 900 句 (卢荣基编绘) 9.50 元

订购专线:(010)6160987 热线传呼:4911166—18889

华龄出版社 ●邮购地址:北京西城区小乘巷 21 号 邮编:100035
●提 示:购买华龄版畅销书,不必附加邮资费

华龄出版社精品畅销书提示

“拿来主义”丛书——

《人 生 论》	(弗·培根)	9.00 元
《挑 战 自 卑》	(阿德勒)	9.50 元
《悲 剧 的 诞 生》	(尼 采)	9.00 元
《爱 与 生 的 苦 恼》	(叔本华)	9.80 元
《孤独散步者的遐思》	(卢 梭)	7.20 元
《我不愿树立雕像》	(蒙 田)	9.50 元
《君 王 论》	(马基雅维里)	9.00 元
《雄 辩 术》	(亚力士多德)	9.00 元
《人 性 论》	(休 谟)	9.50 元
《爱 经》	(奥维德)	9.00 元

学生礼品书——

《牛 虻》	(双色彩印口袋本)	8.00 元
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	(双色彩印口袋本)	8.00 元
《傲慢与偏见》	(双色彩印口袋本)	8.00 元
《茶 花 女》	(双色彩印口袋本)	8.00 元

订购专线:(010)6160987 热线传呼:4911166—18889

华龄出版社 ● 邮购地址:北京西城区小乘巷 21 号 邮编:100035
● 提 示:购买华龄版畅销书,不必附加邮资费

民前十一年(西元一八九一)四月二十三日,高邮盐运司故主任秘书费廷炎的遗体在灵堂开祭,死者的友人都来行礼,每个人向黑色棺木深深行三鞠躬,然后轻轻退开——男人站一边,女人站一边。这是权宜的措施,由费家的几位朋友仓促安排而成,然后遗体就要运回死者的故乡去安葬。

那天很闷热。四、五十个男宾、女宾和小孩挤在一座小院子里。费家住的是一间租来的旧宅,天花板的梁柱露在外头,没有上漆。朋友们大部分没有来过,发现费先生和费太太住处这么简朴,觉得很意外,因为费先生是嘉兴——上海附近的湖泊区——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出身的。部分宾客聚集的书房里,空空的摆设和书籍还颇有凌乱又诗意的气氛呢。两扇格子窗原来的大红朱漆已褪成碎裂的粉红色,窗外射入一道微暗的光线,因为宾客的身影动来动去,交头接耳,屋里更显得黯淡了。有些女客注意到窗户角落边的蜘蛛网,断定年轻的寡妇一定不善理家。

费廷炎的很多同事都抱着好奇心前来,想看看这位小寡妇,他们听说她是个大美人呢。他们知道,她今天会站在棺材边,向宾客答礼。

阴沉的告别式害大家都觉得很不安,有点不对劲。凄惨的丧礼气氛,可怕的棺材,和半掩在麻布下的小寡妇白皙的面孔显得很不相称。她象活人祭品般封在那顶粗麻白布帽和笨重

的麻布丧服里。那半月形的身影，长长的黑睫毛，挺直的鼻梁，甘美的嘴唇，美丽的下巴，在房间那一角的暗处闪闪生辉，供桌上的一对大蜡烛闪耀着苍白、鬼样的微光。低低的头部似乎正抗议这样的命运。他们知道她才二十二岁。照当时最佳的道德传统，学者或上流富家的寡妇是不兴再嫁的。

男士们都很同情这位漂亮的小寡妇，同情她要牺牲如许青春和美色。这些男人大都是盐运司的人员。大多数已经结婚，怀着不同的动机带妻子前来。有些人当做社交上的义务，有些人对于霍乱瘟疫中死神骤然夺去他们中的一分子感到震惊。小职员（他们不喜欢这位傲慢、神气的同僚）前来是因为司长曾命令他们交出丰厚的奠仪给这位寡妇，以全体员工的名义致送——他们负担不起，死者富裕的家人也不需要这笔钱。其中有一个人的妻小再过一个月就要迁来，他已租好房子，希望找到一顶好铜床和几张红木椅子；他知道这位寡妇要走，家具也许可以便宜买过来。

薛盐运使是一个五官尖削的高个子，对于棺材店缺货的时候，大家透过他的权势竟能买到这么好的棺材，真感到特别得意。他希望看到每个人赞美这座棺材，所以传出寡妇是大美人的消息。她一向很少露面，他是有幸见过她的少数人之一。

她的夫家没有人来帮忙，盐运司为寡妇尽了最大的力量。他们费家只派了一个老仆人来帮忙运遗体；但是连生耳朵半聋，葬礼上完全派不上用场，因为他不懂当地说的普通话。

照规矩该有一位死者的亲人站在棺材尾向宾客回礼，连小孩子都成；但是费太太没有小孩，所以她自己站在棺材后面，象一堆可怜的粗麻布包裹。偶尔她的双脚移动一下，麻布包就晃了晃。你可以看出那黑睫毛的眼睑眨呀眨眼地沉思着。

偶尔她抬眼瞥视，看到又象没看到眼前的人群，迷朦的眼神显得对一切仪式都漠不关心。粒粒汗珠在她额上闪现。眼睛却干干的，她既不轻轻吸气，也不大声号哭，照规矩她应该这么做才对。

来客中很多人注意到这回事。她竟敢不哭！依照传统的礼俗，她在丈夫的丧礼中一滴泪都不流，也没有伤心的表现，真是太令人震惊了。她只照规矩鞠躬答礼，什么都不做，这种情形太明显，一切守礼的人都觉得很不高兴。就象看一根点燃的爆竹居然不爆炸一样。

有些男人退到面向前院的东厢房。他们热心谈论这一切。

“想想老费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太太，居然还到处拈花惹草！”一位年长的男士说。

“这种事谁说得准？你看到她的眼睛了吧？这么深邃、闪亮的明眸。就是我们说的‘水性杨花’。丈夫死她一定不太伤心。”

“我看到啦。那双眼睛多漂亮多热情！我打赌她会再嫁。”

“住口吧！”另一个同事恼火说，“我们有什么资格评断呢？不错！就算有瘟疫，我知道廷炎有两个哥哥，即使老头自己不来，也该派一个兄弟来，不该让年轻的寡妇自个儿料理一切。”

“连吸吸气，呜咽一下，抽噎一下都不肯。”一个长袍垂到脚跟的瘦小男人说。

“他们不该让她苦撑。她不能这样子一连站好几个钟头。”一位年过六十，方下巴，戴着广州水晶玻璃眼镜的温厚老者说。他是王先生，私塾老师，死者的邻居。他留着灰白的髭须，稀疏泛黄的胡子，获得高龄学者应受的尊重。他这支两尺长的烟杆没有点燃，似乎不知道怎么拿法才好。

薛盐运使带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插嘴了。他那又黑又浓的髭须迅速摆动，他说，“除了我们这一圈人，我想今天没有多少宾客。只要我们不说话，别人也不会说什么。尤其不要把它化为大问题——她有没有照规矩号哭。至于运棺材的事，我已经叫我的外甥来帮忙。没有人会说盐运司没有尽到全力。”

一个轮廓不明显的后辈轻轻哼了一声。“不错，正如你说的有瘟疫。”他向私塾老师说。“他家人也不该这么怕法。他们应该派他的哥哥来。丧礼究竟是丧礼嘛。”

“当然，他们会在家乡举行正规的仪式。他们只想把遗体运回家。不过我总认为他们该替这位寡妇想想。她还这么年轻。”

“好多大年纪？”

“二十二岁。”私塾老师说。

“他们结婚多久了？”

“我太太告诉我，才两三年呢。看起来不太幸福。喔，这不关我们的事。”这位学者谨慎地结束了这段话题。

这时候师娘露面了，低声和她丈夫说了几句话。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宽脸妇人，上唇很长，随时随地散发出从容和愉快的气氛。

“如果没有新客来，你可以通知费太太退下去。现在都快晌午了。一个女人那样站好几个钟头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又没有人替换她。好心一点吧，老爷们。”

老学者站起来走向高高的盐运使。“薛先生，这算不上什么大仪式，我知道。我想我们最好现在就走，不留下来吃面了。谁也吃不下，怜悯在心嘛。局长，您若开口，我们全部告辞，让费太太休息。”

薛盐运使滚动的双目微微眯起来，可见他虽然干了些声名狼藉的勾当，谈到女人，也未必不懂得怜香惜玉。

“当然，”他用沙哑的声音说，“你说得真对。”

他再入大厅，大家都当做一种信号。他没有开口；他眨眨眼睛，大家看着就明白了。外甥小刘一直在记礼金礼物和宾客的姓名，这时候由门边的桌子旁站起来，将礼簿盖好。大家依次走近棺材，向死者告别，每个人都默默鞠躬，毕恭毕敬轻轻走向门口。

老薛在棺材边多逗留一分钟，用指节敲敲棺面，聆听它坚硬的砰砰声，绽放出无限满意的笑容。

“多美的木材！”他爱慕地呢喃道。

这时候年轻的费太太抬起头，显得松了一口气，眼中仍是那一副出神的表情。

客人走后，王老师留下来。他太太负责弄一顿汤面和馒头的便餐，这时候留下来协办各种礼仪。就算公务上的朋友都离开了——主要是盐运司方面的朋友——还有各式各样的邻居来行礼悼丧，礼俗必须严格遵守。得发馒头给那些送礼的人。这些琐事需要女人来照应。

年轻的费太太心里很感激。王先生和王太太是她的邻居，住在街道的另一头，费太太年轻寂寞，常到他们家陪孩子玩，她很喜欢他们。他们算不上她或者她丈夫的密友；但是她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灾祸意外降临她家的时候，大家撇下她一个人来料理整个复杂的丧葬事宜和礼俗，这一对夫妇突然伸出了她最需要的同情和援助之手。

“真谢谢你。”王太太扶她进卧室，她单纯却很生疏地说。她说这句话，甚至没有看王太太一眼——声调年轻、和谐却特

别柔美，象余韵清脆的小铃铛似的。她说话象小孩子，不做作也不动感情。然后，仿佛追述般，她又加了一句，“没有你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捱过这一切。”

“喔，你不过一个人嘛。”王太太回答说，“这是朋友最起码的责任。”

简单的道谢，对方也以同样单纯的态度接受了。

师娘继续说，“现在你躺一会儿。我到厨房给你端一点汤来，你别担心分送礼物的事，我会料理的。返乡之行你还需要力气呢。”

她帮助寡妇脱下丧服。一个迷人、年轻、少女般的白衣体态浮现了。牡丹(她的名字)今天总算克服了搽粉抹唇膏的诱惑——那可能会招来一顿非议哩——但是青春的自然花朵和她那噉起的樱唇其实不需要化妆。师娘看到她额上的汗珠，递一条毛巾给她。

“窗丧服一定很闷，”师娘一面帮她擦前额，一面说，“天气暖得出奇。”

少妇的眼脸上现出两滴泪水，含在那儿，眼看就要滴下来了。但是她勉强克制。

王太太走出房间，她伏在床上，这才痛哭起来。自从她丈夫死后，实际上从他染上瘟疫以后，这是她第一次哭，痛哭流涕。最近几天她想哭也哭不出来。现在闸门一开，挡不住的热泪就汹涌而下，象决堤的奔流似的。

她躺着左思右想，不是想她丈夫，而是想她自己，她渺茫的将来，她还要过下去的年轻的一生。她丝毫不为这没有爱情的婚姻而悲恸，那是她父母不顾她反对硬生生安排的。她的一生遭到连串的挫折，不只因为费廷炎公开拈花惹草，或者他粗

俗自负，老是摆出她最看不起、最讨厌的架子来吹牛。她天生敏感热情，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，曾深深经历一段无望恋情的欢乐与痛苦，曾为一个硬被人拆散的男人尝遍激情的剧痛与悔恨。她的恋人金祝现在已经娶妻，有了两个孩子。但是他们在她婚后还秘密来往。她自觉象一只蛛网上的苍蝇，陷入迷乱她心绪和思想的盘结中。如今她的眼泪由不知名的深泉里涌现出来，含有一种热望，一种她不明白的渴望。然而，这一哭使她觉得轻松不少，心里好过多了。

所有女客都哀叹她命苦，这么年轻就失去丈夫，要终身守寡，她在心里嗤嗤偷笑。女人们想什么就说什么，她们都同情她；她们都坦白说这么年轻守寡太“难”。（根据习俗，她们谈论寡妇就和谈论新娘一样，当着她们的面直言无讳，因为寡妇和新娘都不宜还嘴。）

女士们猜想，她会为贞节付出完全的代价。寡妇守节被明分为两大类，丧夫的人应该渴望变成其中一种——终身守寡的“节妇”，和自杀反对逼婚的“烈妇”。

牡丹嗤嗤一笑打断了这些念头。她的生活乐趣和青春的本能告诉她，这都是不对的。她有意追寻男女生命中善良、美丽、令人满足的一切，这个念头自有她读过的文章做后盾，她太聪明了，才不会让妇人之言干扰她呢。神经质，生性鲁莽，敏锐，高贵，又渴望理想，她不太顾念一般的礼俗，如果她刚好泣啜或大哭，那是因为她想哭。

王太太在厨房耽搁了好久，她用托盘端着热汤、几碟开胃辣菜来，发现这位少妇黑发披肩，弓身在一个竹制书架上，完全不象寡妇，正在找一样东西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王太太叱责说，“来，你得吃一点东西。”

少妇回头，王太太看到她眼中激动的神采。牡丹脸红了，仿佛内心的秘密被人看穿似的。

王太太搬动一张椅子。“现在坐下来吃吧！”她的语气简直象妈妈，“我煎了几个火腿蛋，我陪你吃，看你吃下去。”

牡丹真正露出了愉快的笑容。她知道王太太对五个孩子的态度，她对这位妇人的热心丝毫不感到意外。

不过，王太太边吃边看牡丹红肿的双目，热切地说，“我真希望那些客人现在看到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牡丹不解地问她。

“你真的哭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他们会赞许。”小寡妇骂道。

空洞的眼神再度出现，牡丹默默吃她的蛋。刚刚躺在床上，没有人知道或了解她哭些什么。她希望王太太不在，她可以一个人静静想她的心事和那些令人烦恼的问题。她希望自己收拾行李的时候，师娘千万别看她的情书。

“我进来的时候，你在找什么？”王太太想打破沉闷，便说。

“找我们的府志，杭州府志。”她扯了一个谎。

“那是你的故乡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馀姚县人。”

“我想百日过后，你要回娘家吧。”

“我想是吧。”

王先生敲敲敞开的房门。他要茶。他在书房里吃完饭，想知道她们怎么样了，她太太什么时候能够回家。

“你先回去。我要陪费太太，她得收拾行李呢。”

老学者觉得很意外，小寡妇竟站起来请他进屋。学者犹豫了一下。他是长辈，他太太又在，但是他的一切教养还是不容

许他踏进一个邻妇的卧房。

牡丹看出他犹疑的脸色，就走向门边，恭恭敬敬叫他“王老师”，然后说，“我真该谢谢你们伉俪帮这些忙。我把茶端到书房去，请你给我出个主意。”

一分钟后，小寡妇手拿托盘出现，将茶端入书房。王先生站起来，说了一句“不敢当”。

牡丹的态度干脆、活泼，实在不象一个丧夫才两星期的寡妇。王先生看到眼前青春的身影，心微微抽痛了一下。二十出头的漂亮小寡妇，注定要终身守寡。他确定，理当如是。至少做官的学者孀妇有这么一条礼俗，平民的孀妇常常再嫁，但是依照儒家对妇人的礼教，秀才或举人的孀妇是不兴再嫁的。

这时候，王老师觉得很难想象这位少妇终身守节。她看起来就不象。

“老师，你真好。我该怎么办，你可以给我出个主意。明天我就和连生回家，护灵回去。我上船的时候，当然要穿麻衣。有必要一路都穿吗？”

“费太太，这是心意的问题。当然你上船和下船的时候应该穿，尤其是下船，那时候你的公婆会来接你。”他上下打量她说，“你不该这副样子。我认为有必要。你应该一路号哭，直到灵柩抬入你丈夫家为止。当然我对你的公婆一无所知，但是照理他们会希望你这么做才对。有姑嫂和邻妇，她们都会看着。你不希望她们在背后闲话吧。”

老师这些话说得很流利，很熟练，活象寺庙或古迹的职业向导。

“我会有什么遭遇？”

“可能你家会领养一个孩子来继承你丈夫的香火。大家往

往这样做。他们说有一个孩子养，可以帮助年轻的寡妇心意坚贞。不过你听着，我并不是说少年守寡很容易，但是总得熬哇。你丈夫有官阶吧？”

“其实不算。政府筹银赈灾的时候，他捐了一个‘贡生’。那是我嫁他前一年。你知道，‘秀才’一千大洋，‘举人’三千，我想‘贡生’是五百大洋吧。”

老师盯着少妇的面孔，说了一声“我明白了！”

“您的意思是？”

老师的态度很亲切。“是这样。一切全在你，完全在你。我不该讨论这件事，不过你问了我。你要知道怎么办。我说一切全在你。实际上秀才的寡妇从来没听说再嫁的。但是我们说，‘贡生’还有机会。这也得看你的夫家。他们说要替你领养一个孩子，你就知道他们的希望了。”

“你认为这样对吗？”

“我说过，这是心意的问题。还有，这也看你的夫家要怎么替你打算。”

“你不认为一个女人宁愿有她自己的孩子吗？”

老师真的很窘，他满面通红。

“我想你应该和你的母亲讨论这个问题。我想她还健在吧？”

“是的，在杭州。”

“喔，那就别多想了。做个好媳妇，熬过百日的丧期吧。也许他们会准你回娘家休息一阵。杭州不远，听说你是杭州梁家人。你听过杭州的梁孟嘉吧？”

牡丹的脸色突然一亮，“当然，你是指梁翰林。事实上，我们是同宗——堂兄妹。我们族人都叫他‘我们的翰林’。只有